

1939年11月,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50余万苏军越过苏芬边境——

诱敌深入:芬兰全歼苏联王牌师

一个军拼一个师

从整个战略上看,战争的关键就在于苏军能否迅速拿下波的尼亚湾的奥卢港,一旦苏军得手,芬兰南北战区就无法呼应,只能坐以待毙。

1939年11月30日,担任中央战线主力的苏联第9集团军率先越过边境线,这个军下辖第122、163师,总兵力约4万人,配备300辆坦克、180门火炮并等待数十架歼击机、轰炸机的支援,突击火力相当凶悍,司令员崔可夫中将(军级)相信芬兰人的抵抗在其面前都将是“浮云”。然而这位后来在二战中缔造“斯大林格勒抵抗神话”的名将却在此役中犯下严重的错误,因为他手里的两个师多是来自库班草原的哥萨克和卡尔梅克人,他们对积雪皑皑的芬兰极为陌生,甚至畏惧地称作“白色沙漠”,更关键的是,重武器偏多的苏军太依赖公路推进,而芬兰军队不仅节节阻击,还故意在沿途坚壁清野,使苏军找不到可以就地休整的据点,又无法脱离公路选择迂回道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杀。

面对强敌,芬兰国防军总司令曼纳海姆元帅匆忙召集起1.15万人的部队,临时编成第9师,他们承担顶住苏联第9集团军的重任,该师以职业军人为骨干,其他全是预备役人员,但所有人都适应雪地行动,特别是雪橇滑板的运用能手比比皆是,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从实力来看,第9师的三个基本战斗团里面,要属第27JR步兵团(芬兰步兵团的缩写为JR,该团团长是约·麦基涅米中校)最有战斗力,师长亚尔马·西拉斯武奥上校和师参谋长阿尔波马蒂宁上尉都是这个团出来的名将,对其知根知底,而且该团1800号人全都配备苏米1931式冲锋枪,该枪在50-100米近距离的连续压制火力极强,考虑到战场上多树林,这种“步兵机枪”非常管用。值得一提的是,苏军还有大量马拉甚至狗拉机枪雪橇,可以把笨重的马克沁重机枪送到阵地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让苏军极为头疼。

尽管兵力对比悬殊,但芬兰人的顽强抵抗,使得苏军的中央突破行动进展缓慢,一直打到1939年12月初,崔可夫的9集团军还是被堵在离苏联边境才25英里的荒原上,由于芬兰不断设伏和埋地雷,让苏军坦克装甲车辆步履维艰。战至1941年元旦,苏军再也无法前进一步,特别是第163师被孤立

1939年11月30日,苏联与芬兰围绕卡累利阿地峡领土纠纷爆发战争。由于对自身实力太自信,苏联尽管出动多达50余万军队,但并未针对寒冷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形做有效准备。反观芬兰国防军,虽然人少,装备差,但他们熟悉环境,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通过袭扰和伏击,持续消耗苏军力量,最终在拉泰公路创造了全歼苏联王牌步兵第44师的奇迹。

奥穆萨米,芬兰以编制不到5000人的兵力死死咬住他们,令其进退无路。眼见自己的骨干部队要被困死,崔可夫不得不向后方求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伊罗希洛夫元帅拿出自己的“看家部队”——由维诺格拉多夫任师长的摩步第44师,它来自元帅的老家乌克兰,在俄国内战中荣获过“基辅荣誉师”的称号,30年代初在全苏军政大比武中荣获过红旗勋章,无论装备还是训练都是一流的。可是这个师同样对冬季作战准备不足,由于救援的命令十分紧急,全师上下居然穿着从乌克兰带来的秋装就上了战场!不过,他们的指挥官非常自信,这支曾参加过红场阅兵的部队还带着自己的乐队和漂亮的礼服,准备到芬兰城市里去举行胜利大游行。

先麻醉,后手术

1939年12月中旬,芬军侦察机发现了苏军第44师的纵队正向苏奥穆萨米靠拢。面对“还没消化”掉的苏联第163师,芬军统帅西拉斯武奥改变战术,决心让少量兵力牵制住第163师,集中兵力拿初来乍到的第44师开刀,干一票“围点打援”的买卖。

12月11日,吃准苏联人还得沿着拉泰公路进军,芬军在苏联第44师必经的库伊瓦斯-库奥马斯地峡设立路障,那里距苏奥穆萨米约6英里,两个芬兰步兵连用迫击炮和野炮担任主要拦截火力,同时普通步兵组成大量小分队,通过雪橇和滑板从侧翼袭扰苏军。芬兰人(他们被苏联士兵称为“布谷鸟”)常常穿着白色的滑雪衫,带着雪橇,悄悄地接近苏军,往往可以将苏军打



■ 芬兰士兵操纵缴获来的苏制机枪伏击苏军

个措手不及。他们会躲在树林里近距离朝苏军开火,在这种环境下,芬兰人装备的苏米1931式冲锋枪(每个弹鼓装70发子弹)显得非常奏效。由于芬兰人不停地袭击自己,而且危害还非常大,维诺格拉多夫师长错误地认为自己遇上芬兰的大部队,他慌忙下令部队停止攻击前进,全然忘记要去营救第163师的使命,自顾自地在拉泰公路旁的豪基拉转入防御,殊不知要是再往前推进十几英里就能和第163师会合了。芬兰军事专家耶尔维宁上校评述这段历史时认为:“在手术前,病人一般要打麻药针,这样病人在手术前不至于受更大痛苦,也不至于挣扎得太厉害。因此,为了‘麻醉’第44师这条又长又大的‘巨蟒’,苏军实施不断的突击,把他们阻滞在那里,等待着‘最后的手术’。”

到了1939年底,芬兰第9师的兵力扩充到1.6万人,而且加强了大批缴获的苏联坦克大炮,西拉斯武奥师长综合各方面情况,认为第44师的战斗力已消耗得差不多,确定先拿它开刀。

这段时间里,苏芬两军简直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缺乏越冬经验的苏联战士们都蜷缩在露天的火堆旁,要不就是在雪地里挖洞避身,他们最多拥有一个临时依坡而建的房子,要不就是挖一个很浅的洞穴,上面盖上树枝,或者就是在路边或者干涸的水沟里用树枝搭一个棚栖身。幸运的话,他们还可以燃上一堆柴火。由于夜间温度实在太低,许多红军战士都在睡梦中冻死了。另外鞋袜配备的不合理更加加重了他们的不幸,大多数红军战士们脚上穿的夏季皮靴,造成了许多人冻伤。据

芬兰估计,苏联军队由于天气严寒造成的伤亡和战斗伤亡一样多。当芬兰开始发动大型持久的反击之后,苏联军队的生存状况就更加恶化了——他们在夜间生上一堆火都要冒被芬军狙杀的危险。

反观芬军,他们都舒舒服服地呆在芬兰陆军帐篷里,每个帐篷里面都生了一个烧柴的炉子,即使在最寒冷的夜晚,呆在帐篷里的20个人都会感到非常暖和。穿着军装躺在软软的松枝上,晚上睡觉时,这些芬兰战士连毛毯都不需要盖。这些帐篷折叠后可以非常方便地放在一个叫做“Akhio”的像小船一样的雪橇里进行运输。这种雪橇由三个滑雪者拉着,后面还有一个人边滑雪边保持雪橇的平衡。芬兰人还用这一简单的运载工具来拉迫击炮、重机枪以及其他补给,另外还可以用来进行伤员的疏散。

苏军迎来噩梦

芬兰人的总攻就选在1940年元旦(1月1日)零时,有着1000多兵力的芬兰第27JR步兵团1营在埃诺·拉西拉上尉率领下打响歼灭第44师的第一仗。他们从前一天深夜就出发了,尽管没点火把,但作为本地人,他们很清楚迂回到苏军阵地侧后的雪地小径怎么走。

在路上,芬兰士兵们谁也不说话,在阴森的森林里,他们冒着严寒默默地滑行着。到午夜钟声敲过半个小时的时候,第1营的尖兵就动手了,他们很快干掉离拉泰公路60米远的几个苏军哨兵,紧接着芬军快速穿越公路,进入到豪基拉农场以东500米的制高点,那里有一个苏军炮兵营,当他们出现时,苏军的

炮口全都朝向相反的方向,虽然苏联人最后成功地将2门炮的炮口转向南边,但还没等他们发一发炮弹,炮手就被击毙了。苏军的4管高射机枪都高高地架在卡车上,由于角度太高,他们发射的子弹都从芬兰人头上飞了过去。在大约2小时的战斗中,芬兰部队以极低的伤亡完成了使命,制高点被拿下了。

1月2日,更多的芬兰部队转入进攻,他们通过持续不断的穿插和奇袭,进一步分割和压缩苏军阵地。在此过程中,芬兰军习惯采取“柴堆战术”。“柴堆”一词在芬兰语中指的是堆在一起待劈的柴,按照芬兰人的传统,他们会先砍下树木堆成一堆,日后再来一一处理,换到战场上,则表示当芬兰人缺乏足够的火力来消灭云集大量士兵和武器的苏军“柴堆”时,他们就会利用寒冷和饥饿来将敌人摧毁。

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1月6日,由芬兰第27JR团团团长麦基涅米亲自率领的特遣队突破了苏军的顽强抵抗,将豪基拉镇通往苏联边境的最后一条通路切断了。苏军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也不惜代价地试图打通道路。在一整天的战斗中,苏军集中30多辆T-26坦克(甚至有多辆喷火坦克)和上千名士兵进行反冲锋,试图夺回失地,但芬兰人的抵抗也非常坚决,他们用燃烧瓶打退坦克,再用机枪和冲锋枪逐退苏联步兵。经过反复拉锯,苏联人的抵抗终于崩溃了。

1月7日清晨,麦基涅米特遣队拿下豪基拉镇的中心地带,苏军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瓦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芬兰人继续沿着拉泰公路向北追踪躲在森林里的苏军散兵游勇,此时这些苏军已经半冻僵了,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在这次战役中,芬兰人取得了惊人的战绩:共俘获43辆坦克、70门野战炮、278辆卡车、汽车以及拖拉机、近300挺机枪、6000支步枪、1170匹马以及非常珍贵的现代化通信设备。苏军的死亡人数根本就无法计算,因为下雪后,许多人倒下或冻死后就被埋在雪堆里面了。据芬兰方面的保守估计,苏军损失超过一万人,第44师师长维诺格拉多夫乘坐一辆坦克逃回国后被处以极刑。而芬兰方面死、伤、失踪者全部加起来大约为2700人,其中只有12%是被冻伤造成的。萧萧

经典战例

海外传真

如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军队,如今以色列国防军也面临军费大幅削减的挑战,在未来三年里,以军军费将每年被削减10%左右,很多观察者都以为“军费被砍将使以军丧失中东霸主地位”,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以色列还有一项堪称“王牌”的产业却积极地反哺军队,那就是该国神通广大的军火工业。

军售斩获颇多

按照以色列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在以色列军工业取得的销售业绩中,亚洲市场贡献了一半的份额,累计销售额达到37亿美元,其中,

每年削减军费,以色列靠军售反哺军队

仅印度就放出约16亿美元的买卖,韩国、新加坡、泰国、斯里兰卡甚至越南都是以色列军火公司的“座上宾”。相对于亚洲市场的丰收,以色列军火的欧洲市场就显得有些“复杂”,由于欧洲盛行补偿贸易,使许多交易的利润率下降。

从销售产品上分析,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最受欢迎,它们在以色列武器出口中约占40%的份额。专家透露,以色列熟谙“饥饿销售”之道,他们先通过相对低价兜售早期型巴拉克-1舰空导弹给印度,令其武器火控系统“以色列化”,当印度海军希望发展性能更好的防

空舰艇时,就必须继续寻求以色列的合作,否则无法达成体系作战的目的。据悉,尽管印度海军大呼巴拉克导弹系统“有点贵”(一套导弹系统的价格几乎超过军舰造价的五分之一),但仍然不得不购买。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依托与阿拉伯世界的长期冲突,将其武器包装成“经得起战火考验的精品”,用进行中的战争为军品“打广告”。

军队改革提速

由于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不足以维持产品规模生产的合理成本,因此该国75%的产品要向国外

出口。以色列国防部在加紧出口许可监管的同时,也在不断解密自主技术,以便推动出口,降低成本。另据美国“战略之页”网站报道,得益于丰沛的军售资金支持,以军新一轮重组改革进展较为顺利,以空军一批仍使用老式军机的中队确定解散,以便增加配备先进战机的部队。此外,以色列陆军中的一些预备役部队也被解散,由此省下的资金将用于强化现役部队。以军还将大幅削减文职岗位,节约人力成本。一名以色列高级军官称:“经过一系列重组和调整,被削减军费的以军反而能进一步提升战斗力。”

2000年后,以军官兵接受了大量反恐训练,并在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交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时至2005年,以军自觉已转变为“高效反恐机器”。然而,在2006年与真主党武装的作战中,以军表现得颇为狼狈。以军高层事后得出结论:以军之前太过于注重打反恐战,从而丢失了许多常规战技巧。而且近期有以色列军事专家表示:“‘阿拉伯之春’运动可能让以色列遭遇更严峻的军事威胁,以军必须尽快提升常规战能力。”因此,以军接下来要做的是:同时强化官兵反恐和打常规战的能力。黄山伐